

經世實用編

五六

漢書門			
二	四	三	八
九	一	八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四	漢
函	一	三	書
五	〇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8	
冊數	10 ( 2 )		
函號	294	21	

0 1 2 3 4 5 6 7 8 9 0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經世實用編卷之五

乾集五

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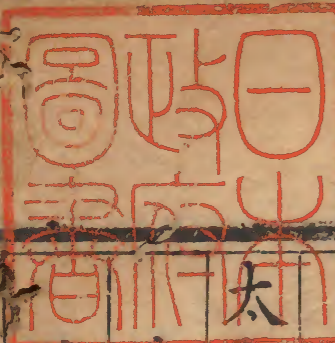
盱眙臣姚允恭編次

淺草文庫

地官

戶部掌天下戶口土地貢賦經費錢課之政。視古司徒掌邦教同耶異耶。曰得人則同否則異。何以明之。儉德之共也。利義之和也。富穀之本也。養教之端也。上導之利下遂其養。邦教實賴之矣。臣舊屬司徒伏聞

太祖之誥堂官曰。管有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精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民為命而供君。君為民而集給。此道德也。姦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為首。



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當敷奏  
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膏民脂若妄費則道德虧矣奏以  
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廩有餘庶職祿備而軍足食  
民無橫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彰君德美矣於斯之職  
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  
而冊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  
哉夫惟以膏脂悟君心以愛養張大道則上不至驕下  
亦多賴司徒不當如是耶臣伏觀

皇上易大司徒而深頌董正之烈也古者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升其秀者曰選士又論其秀升於太學曰俊士  
太學又論其秀以辨官於司馬聽計於冢宰其不堪舉  
者司徒匡之直之無使失性今何如哉輸粟入監名曰  
俊秀甚且鬻及歲貢亂太學教矣借同寺七百萬未足  
而紆朱懷金之貴以市道授之亂司馬教矣國儲彌罄  
事例彌增官以賄除秩以賄晉又議罪廢者以賄起亂  
冢宰教矣其疏曰

皇上御極以來二十季前天下無事貯積稍充二十年後  
天下多事貯積漸虛迨臣受事適遭其窮嗟嗟天下多  
事孰踰

太祖時耶征誅建造無歲不興觸租賑民無歲不詔然猶  
上下充盈富教具舉何可不思其故也

聖德如天燮調在人頃俞郭正域疏止歲貢之納俞倪斯  
蕙疏止運副判之納然後知往事失在不匡而竟以不  
免臣是以爲

聖主頌也昔

宣廟閱戶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嘉其智慮深遠  
可行明良相逢垂光史冊自今大臣厲黃福之忠  
當寧恢虛受之度則我

宣宗所諭家有餘資人尚廉恥者可以坐致而道德又何  
虧哉爰取一二小臣條議著於篇備獻替焉

國計考

粵若稽古王制以冢宰制國用計三十年之通量入  
以爲之出凡王好用匪頒一一詔諸太宰防微杜漸  
之意至矣我

明興以官民則田土以夏秋本折定賦額以民軍匠籍入  
戶以鹽餉佐軍興在

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庫大  
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罔寺蓄也

內供則光祿職也爲

內承運庫爲供用庫爲甲字庫爲丁字庫爲丙字庫爲  
廣運庫爲天財庫爲內官監爲尚膳監爲酒醋麪局  
爲司苑局爲寶鈔司爲惜薪司俱屬

人主內府實與司徒關通。

祖宗倣古定制。蓋猶有周官之遺意焉。及讀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除入

內府者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憂國奉公之臣。唯漕糧銀庫出入之為廩廩矣。

太倉漕糧者。歲起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

京師者也。

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東。未嘗漕。宣德二年始定會通河漕。至十六年。始令民糧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量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成化十年。并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成化十年。并民運。如前。兌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定於成化八年。內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糧七十萬石。○應天府兌。州府兌。運米六十五萬。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八千石。○蘇

倉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米一萬石。○鳳陽府兌。運米三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石。○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一萬五千石。○寧國府兌。運米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徐州兌。運米三萬石。○廣德州。淮安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湖廣兌。運米二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一萬七千石。○石。又臨德倉改兌。米一萬石。○山東兌。運米二萬石。又臨德倉改兌。米一萬石。○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

此而後腹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共約六十餘萬石。萬曆九年間。太倉積漕米至千有五百餘

石內因舊例每年四月十月官軍人等月糧俱放給折色後因庫藏匱乏通給本色及九陵衛官軍

外衛及京城防秋行糧雙月通給二十八入米二

百七十五萬餘石是年湖廣重運邊糧六千石臨清倉支運八千二百五十八石八斗

五升附出米三百六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入米三

百一十一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內朝鮮

三萬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

折漸少則漕積漸復三十年京倉現存米僅四百四

十餘萬石曾不足以支兩載適因黃垆王家口諸河

役費水衡金錢不貲該督臣題留漕米以濟燃眉急

大司農力諍其不可既而

上俞河臣曾如春疏那借淮揚馬價南京兵操船料銀二

十萬乃南大司馬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為憂且謂

兵工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

上不報蓋念

京師為天下根本漕米為京師大命九門內外待東南

米舉火者無慮數千百萬家漕米缺則京師必動

京師動則邊鎮動邊鎮動則夷虜必生心故雖河工無

得截用非真大災傷無得輕議留濟誠重之也

大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

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萬

曆三十年大司徒趙鼎卿歲計錄原額該銀四百五

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兩麥米折銀二千二百五兩四錢

桑絲綿人丁稅絲折絹銀九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兩二錢

七分○綿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

六錢○馬草折銀三十萬六千八百五十二兩

二分○京五草折銀二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九兩七錢

○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九兩七錢

錢一分○戶口鹽鈔折銀共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九兩九錢

遇閏加增○薊密永昌易遼六鎮民運改解太倉銀

八十五萬三千八百一十九兩九錢四分

二解易遼東又除二萬三千二百一十三兩九錢七分

徑解七兩八錢四分○各鹽運司并各提舉司餘鹽

七課鹽稅等銀共一百萬三千八百七十六兩三錢

七分舊會計錄多二萬○神樂觀麥米折銀一千一

千三百二十七兩六錢二分○黃蠟白蠟折銀共六萬八

三千四百三十九兩八錢五分○備邊并新增地畝

銀共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兩八錢三分○京衛地畝

牧地增銀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四錢九分○崇

文門宣課等分司約解商稅正餘銀二千四百八十八

九百七十兩○賦罰銀一十七萬一千七百兩○商

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等銀

約共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二兩七錢九分○已

上近額訖七鈔關船料銀十餘萬泰山香稅銀二萬

有餘兩不內除新舊撥徑解邊銀百有七萬餘兩原

徑解邊鎮銀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七十九兩三錢八

分二釐近撥徑解邊銀二十二萬八千八百四十一

實月編卷五

七集五

國十

六

外多故災稔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將蠟折

有雷充兵餉者雷給爵稅有別項那用者各省直借

銀有中使侵奪者山東香商等稅每年一萬五千五

萬四千八百餘兩○江西商稅鹽課等銀每年二萬六千七百

餘兩俱太倉額銀盡歸內使於是復損額數十萬

且遞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

求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近亦為內使所分撓則有若漕糧改

折曰稅契樽節稅契原充邊餉今分取為內使所假託矣曰新增屯

地曰節省公用曰吏承納班曰缺官柴馬曰隨漕折

席曰抽扣工食曰新增鹽課近亦為內使所分撓曰曠餉積餘

如搜兩廣軍需二十萬之類蓋以曠餘為各省直兵餉盡空矣曰帶徵逋欠近皆當完帶徵之曰扣除月糧京衛吏假者其於搜括之路亦已

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

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

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艸料以下支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

諸倉場之艸料兵部之筏夫酒醋麪局之豆麥光祿

寺之錢鈔廚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夷折絹工

部器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

艸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伴管衛之艸料三都司之行

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費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

大軍需若珠寶買辦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

萬則皆太倉額外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

三十年之通即以邇者三年計之二十七年所入四

百五十二萬有奇額內入太倉銀三百萬八千七百

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三兩額外入太倉銀一百五

百六十八兩所出七百七十一萬有奇額內出太

倉銀二百四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四兩二十八

年所入三百七十萬有奇額內入太倉銀二百九十一

萬二千七百六十九兩所出五百六十一萬有奇額內



實月錄卷三  
銀四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六兩額外出二十  
太倉銀一百一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七兩  
九年所入二百三十二萬有奇額內入太倉銀一百  
兩額外入太倉銀五十三萬有奇額內  
萬九千五百四十八兩所出六百八十八萬有奇額內  
倉銀四百四十八萬一千三百五十七兩額始猶出  
外太倉銀一百六十八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兩  
浮於入今則出倍於入管之逋欠者十之一二今之  
逋欠者十之四五是何以故民原也財流也原大則  
饒原鮮則竭今天下財原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  
農民竭自歲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益竭自攬  
金告緡也而豪右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  
自傳遞驛騷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  
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安能復灌輸之於此乃若財  
流所歸有不容不節者有不容節者有

上欲為節而下不與為節者有下欲為節而  
上不與為節者先是寧夏之役甫數閱月費餉銀百有八  
十七萬倭之役首尾七年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援  
兵等項約費銀二百餘萬播之役費餉銀二百萬有  
奇

乾清坤寧諸宮殿費銀二百數十萬 南北臺殿

萬福閣

永壽殿府第 南城庫金海龍澤翠香浮玉諸亭凡所役

工匠作料惟日弗休歲約費七八十萬而且

三門 三殿大役未興物力已告訕甚矣

東宮婚禮珠寶之屬估銀千有餘萬己亥庚子辛丑出

太倉銀二百九十萬有奇

福王婚禮費二十萬夫此數千萬之費皆額外非常之  
供除兵工該發與省直協濟外皆取給於太倉是以  
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  
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  
盡則芻借罔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罔寺原積  
馬價九百餘萬乃

祖宗累代遺蓄局鑰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  
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然當日猶  
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無復可改無  
復可開無復可借九邊貔貅待哺嗷嗷居恒無事時  
欠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  
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責無米之炊於巧  
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

國課在

天命人心也頻年礦稅弗息中使蠶食市虎鷓張民不堪  
命土崩之勢已成漏卮之塞靡極目今四方水旱小  
民流離餓莩相望在在見告蓋自黃河屢竭羣星亂  
流鍾山火起日食正陽

天地

祖宗之靈震怒於上矣自姦宄倡於徐淮焚殺酷於淄青  
機戶變於吳會咆哮起於江右火於滇水於楚億兆  
生靈憤怒於下矣民之不圖賦於何有拯生民於湯  
火挽

天命於將傾是在

君相亟加之意耳。光祿寺者職司

大內膳羞者也。粳糯米豆民運共之。果品廚料則官解苦  
焉。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一千八十餘兩。歲該  
於戶部關領錢鈔銀三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  
萬過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  
銀爲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

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  
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

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改元初。卽裁  
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借計部  
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庭用至于

今。上陸續傳討。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蓋自萬曆二十年  
後。歲費漸增至二十六七萬。溢於額數。而各省直自  
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共欠雜糧廚料牲口等銀一十  
七萬有奇。三十年徵解完者。僅十四萬三千一百八  
十兩。以

天子玉食之需。至日嚴催督。而逋欠愈甚者。則民困之明  
徵也。且本寺自嘉靖四十五年。季秋至萬曆十五年  
季冬。二十餘年。節省計部錢鈔銀約三十四萬有奇。  
乃今寺貯空匱。一時倉卒。僅存二千八百兩有奇。寺  
臣王守素惟。天庖弗供。是懼。而計部亦且以告匱。  
故不能通融接濟。則寺臣良亦苦矣。

九重之上。抑未知歲辦之艱。內監供  
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謂節不經之費。誠宜

著實施行者若庖廚諸役黃緣影占空名糜餼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

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顏料之屬皆為上供需其最大者曰金花銀乃國初所謂折糧銀也

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給以為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正統元年始議於南京改解

內庫歲以百萬為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俸之外悉為御用矣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

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辭俾諸臣得隨事執奏為樽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於今凡諸錢糧解進猶以科道臣兼督用意良

亦遠矣乃以此為防猶有監局守催唾罵大司空而不忌者且一礦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也實歸

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猫睛寶珠充牣皇居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若繳壁陳設

種種殊稱何可勝既即以三十年金花計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況從天產者從地生者從天地之所不能產生者皆漚而鬱於其中即巧曆不能測者乎

九重邃密算無遺策積諸無用以待有用或漕米不至六軍脫巾呼道左出之可以動高呼或邊鎮有敵登首山而乞庚癸出之可以效挾纊是曩者殲亭酋燔倭

首斃播酋之長物也。有其鑿者有其備。即獨委今日之艱於計部。而一旦渙發德音。損上益下。

大內貯積意在斯乎。

十四鎮年例通計主客兵餉歲費京運民運銀共七

百二十萬有奇。照萬曆二十九年呈御覽冊京運銀約四百萬太倉銀庫所發也民運

鹽餉在內○薊鎮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永平鎮三十三萬四千五百一十五兩九錢一分○密雲鎮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兩五錢三分○昌平鎮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易州鎮二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

○井陘鎮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一分○大同鎮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一錢一分○宣府鎮九十二萬四千一百一十一兩一錢一分

○山西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遼東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延綏鎮七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一錢一分○寧夏鎮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一錢一分

○甘肅鎮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一分○固原鎮四十八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一錢一分

○陝西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山東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河南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江蘇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浙江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江西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福建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廣東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廣西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雲南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貴州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四川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陝西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甘肅鎮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一分

粟賤之支反以本色。國有輸稅之勞。邊無葺食之積。目前補塞。上下相蒙。是爲難耳。蓋田非盡荒蕪也。清丈以後。緣督而墾之。畝畝而徵之。溢舊額矣。非盡磽确也。遠而确者。派羸卒。近而腴者。歸將弁。皆猶爲隱占之私物。今明稱爲養廉田矣。則曩者都御史龐尚鵬裁革之。疏至今尤當隨宜斟酌。責實舉行者也。國初紅牌事例。最爲寬恕。於屯卒便。天造艸昧。疆土恢拓於邊。商墾地。便今則地之可墾者鮮矣。其墾邊卒之所不能耕。則轉充之需。病在商。其墾邊卒之所不及耕。則又未必可耕也。矧膏腴之所入。沃野之所歸。商其能與諸將弁爭乎。欲復開中實粟法。必盡出廉田而後可。非常之原。誰其尸之。此未可以輕議也。乃今日鹽法之弊。在內商挾不貲之富。以禁邊商。而邊商之市引。惟其所徵挾。則商之趨塞下者寡矣。巨商壓支之術。愈江中商守支之苦。愈甚。則商之趨塞下者又寡矣。況舊引之壅塞。方甚。而新引之掣肘。日增。種種弊難。以悉數。誠慨然舉而釐之。則龐尚鵬之處置。又可考也。當事者果能審時度勢。率之以精白。鼓之以忠誠。不激不靡。裁制得宜。則若將若卒若商。惟所命之耳。庶於邊餉可實。而年例其有豸乎。臣聞親君子遠小人。古今生財之急務。

主上精明節儉。勤恤民隱。信任大臣。十餘年不興土木。不言兵革。海內晏然。乃二十年後。三大用兵。兩宮回祿。

上實有微懼心乃一二言利之臣黷於意向顧誘導以開  
 採遂令盡疑天下士鮮能修潔不堪任命乃不信守  
 令而信市魁不信撫按臣而信中貴人不信主計臣  
 而惟左右之言是聽即左右亦非真相信也民間空  
 省直藏空京藏空內庫亦空而宮庫獨饒吁亦盛  
 矣亦奇矣管子有言親人而不固殆臣謂親賢人不  
 可以不固親不肖人正幸其不固蓋不固之於彼必  
 還而固之於此試之而後知彼之為佞麾之而益見  
 此之為忠此

主上之所以顛倒豪傑鼓舞一壺而善筦天下之財權也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移其不固於小人者以固  
 君子即其固君子者以固民情將萬壺無疆惟休何  
 有區區國計哉

萬曆昭陽單闕之孟夏朔臣勞養魁謹述

鹽筴

先臣霍韜有言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蓋自齊管仲以煮海收鹽利而稚法肇開桑弘羊劉晏輩率用是以助軍興迨宋景祐後西師起募商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而鹽法邊儲遂相表裏本朝以鹽課給邊糧饟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所關軍國最重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兩浙兩淮福建鹽課提舉司者七廣東海北四川雲南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而鹽課司不與焉統計大小引目凡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課額莫多於淮次浙次長廬山東次福廣又次河東歲終若轉運提舉司各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



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卽所在退引還官而僞造引目及勢要挾中者法無赦其煎辦竈丁以附近殷實戶撥充優雜泛繇令歲供額課諸法令犁然具而淮浙河東則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誠重之也洪武中定鹽一引納銀八分至永樂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士飽馬騰緩急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已而遂有常股存積之設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而存積三分積鹽在場以待塞下之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業今改令得並支顧往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庾受券不令徑納銀鹺司也納銀鹺司自弘治初司農業淇始淇淮人爲淮商地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准改折色徑於運司上納商便而課增上下交利報可於是每引納銀叁錢伍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鹽許本場買補西北商自是胥內徙便轉販而邊計實肇壞於此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淇議矣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廬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嘉靖

實月錄卷五 韓集五 鹽法 一六  
間酌議各邊定價一引五錢。甘肅孤遠減爲四錢五分。遼東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固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皆本色。每引支正鹽二百零五觔。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三百五十觔。上運司銀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夫一引所輸邊會幾何。而例得倍收餘鹽。內商挾輕貨。不越戶而畧厚息。誰復衝寒冒險走窮邊開中也者。邇來邊引匪近塞諸商莫肯報中。各邊歲一清商籍。主餉計臣董厥事。又往往爲權貴強有力掣其肘。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卽無由中納於此。故糜費滋多。而報中日少。邊商業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勢不得不賣。引於內商。內商乘其急。益生市心。故抑勒減若直利歸豪家。囤積引目無算。邊商日益困。不應募往者。引目未增。掣消無阻。自嘉靖三十二年邊事告急。議開工本鹽。歲三十五萬引。垂十四年不變。夫畫地行鹽。地非加廣也。且又割江廣八府予廣東。割南陽諸州縣予河東。而引額日增。至於今。邊引且壅閣以四百萬計矣。邊商業病積。引利在速掣。顧什九不能自鬻。河鹽而一聽內商制盈縮。內商慣居積。權子母。又利在少掣。少掣則價自增。往往與水商比周作姦。或不截引角。私行夾帶。或乘乏監糴。倍取厚利。且如淮南歲例行八單。今止六單矣。儀真掣鹽所四季四掣。今止兩掣矣。發賣小鹽包。僅八觔。例價六分有奇。甚且私搵至二錢許矣。往留都差院部二臣石灰山關盤詰私鹽。益堆鹽旣掣。分爲小包。皆經數年。滷去已淨。惟私販旋網者。包底滲滷必

實用編卷五 韓集五 鹽筴 十一  
濕易辨。自二臣罷差。弊益滋甚。而強販百艘橫行。從呂  
四安豐等場出港。揚帆直越瓜儀。隨地拆網。錢神所通。  
上下蒙蔽。豈史莫能鈐。巡徼不復問。非法也。又其甚則  
若府衛縣巡司捕鹽兵快。復且黑夜乘舟收買船戶地  
主所偷爬商鹽。及竈戶私鹽。窩囤零發。而身為盜主矣。  
又其甚。則若應天府屬額食淮鹽四萬一千八百四十  
五引。復且為奸徒越江收買水商解鹽棄包。至石灰山  
下燒灰淋滴。擅行煎販者所侵占。而官引國課。眈若弁  
髦矣。夫治鹽猶治水也。上流日湧。下流不疏。欲水無汎  
濫。胡可得也。私鹽不除。官鹽不行。欲引無積滯。胡可得  
也。矧今宵小竊柄。又復奏行新引。歲增八萬九。邊不獲  
資。供輸運司不獲充歲課。朝從中貴人納銀受券。而暮  
卽支掣弊滋大。昔

孝宗朝學士李東陽對 上極言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云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  
者一。夾帶者十。嗟乎。害可勝道哉。淮鹽所由阻壞。大概  
若此。若乃所聞於浙。則稍稍異。浙額引九十四萬四  
千七百有零。邊例報中。每引費不盈二錢。其運司償若  
直。曾不關鹽。而領庫價。踰年乃給。始二錢。已復撥領一  
錢八分。二錢者竈丁歲所徵輸之課。名酬商銀。一錢八  
分者出自買引。內商名引價。內商業得引。復上官錮如  
引價額。聽自買正餘鹽。共三百三十觔。筭奇贏。較淮稍  
捷。而下場多細過。所隱夾諸夙弊。大都。不殊淮。獨其掣  
分虛實單。與割沒一節。弊尤甚。淮政。挨單驗掣。不分虛

實浙鹽俱商自買補率觀望市價買不足額半告虛單  
壓掣以避貴糴卽實單臨掣亦且多虛往往借他單影  
抵匿罪引以漸壓致壅淮所割沒上價并贖緩悉充公  
帑浙惟贖緩聽支銷所上價不可問故淮商之逃割沒  
弊在賂監掣官以免浙則官利多割弊乃在下胥吏快  
甲之屬百計塗上耳目割沒愈嚴夾帶愈夥卽有南北  
二關主盤驗相距運司遠近不齊奸商乃得賄移秤錘  
止秤一二以應故事浙弊不盡此此最著若乃所聞於  
山東則又稍稍異山東額掣鹽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  
十六引每引例中邊價一錢五分二釐比賣內商價增  
爲一錢八分除正引應關支鹽二百零五觔又納課三  
錢六分五釐二毫四絲得買補餘鹽如正鹽額又納課

一錢復得買割沒鹽四十觔而此外更有七十斤曰酬  
勞鹽又四十斤曰走滴鹽每包踰六百觔乃議罰其商  
弊初自運司給領場單底簿引目下場支買豪且猾者  
往往用賄洗改司所派定上中下場分擇善地自便越  
次先支致有坐困下等場分久不得鹽而國課因以難  
辦者比出場入鹽園堆架有乘七八月水漲賄所官脚  
夫徑越關而漏掣者比入船抵洛口關包大者至千餘  
觔小亦不下七八百觔委掣官類徇私不一申究又或  
虛將引名申掣而臨掣則無鹽駕言陸續補數而恣意  
爲網載其大包夾帶之弊較更甚於淮浙前赴告派州  
縣或工壟斷潛入他境就貴價入本境則又創爲挨賣  
不卽發發又增價至倍有司甚有聽其囑託逼派里甲

利歸商。害乃在百姓。山東弊不止此。此最著。若長蘆應掣鹽引。歲一十八萬八百有奇。弊與山東等。在在諸弊。大致亦相彷彿。而議者獨歸重淮浙。伏睹會計錄有云。閩廣兩省課額無多。井池二鹽。滂辦亦易。長蘆山東之產。價廉而課常充。所慮者獨兩淮兩浙耳。夫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徵納之難。兩地一律。蓋淮鹽困於守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弊多。無足異者。以今相提而論。出於奸商之巧。牟利者什七。出於諸司權吏之溺職。長奸者什三。要以未有極重之臣畫一之政。總邊腹以制其命。肅振剔以伸其法故耳。夫國家所賴以助征繕給度支。饒邊防。而甦民困者。計無大於鹺政。歲所入可當租賦之半。今法寢不行。帑庾告匱。且得漠然不爲之所乎。愚竊據聞見而覈實。參今昔以酌中。深惟經久之宜備。講補偏之術。以爲有三策焉。一曰罷納銀以重邊儲。一曰減餘額以疏積引。一曰重鹺官以修實政。竊稽往者著收買餘鹽之令。匪止總利權。亦以通商恤竈。今似難變。蓋國初每竈戶歲給工本鈔貫已。而變爲官給米麥收買其所剩鹽。法皆中沮。竈戶愈困。私鹽愈多。不得不以隨場收買之利委之商。第令竈得自鬻餘鹽。濟法之窮可也。商所上餘課猶之正餉。柰何不令之邊。而令就運司便手。聞之未開運使納銀事例以前。諸商雖經營內地。視邊塞若外窟。歲爲辦納糧草豆麥計。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開荒蕪。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

直銀二錢邊以大裕已變令而商業廢沃里爲墟虜益大入米石價五兩庚癸頻呼則今日安邊足用之長策可槩見矣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一百引俱從各邊上納正鹽納糧仍舊額餘鹽照各運司每包所上納價減什之一以寬商抵道里費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二百零五斤餘鹽俱仍照各運司所聽買補額有差革近年大包之弊有割沒卽於正數內扣除勿令得補價帶賣各邊分倉口中納訖仍分撥兩淮浙長蘆山東等處派場分支買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凡積年爲商人害者把持中納者悉與革絕引到卽與支鹽鹽掣卽令盡賣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爲總督屯鹽都御史以督餉勸農理鹽政駐邊腹適中地方以便控制在各鎮得鈐制部臣及鎮巡諸臣在內地得關會巡鹽御史權利病較興除如左右手運司提舉等官有不法輒白簡從事其於邊屯亟爲清理拋荒查覈侵占督責墾種徵收子粒務俾塞下有可耕之地鹽商有可糴之粟行之數年邊商日集邊地自墾邊儲可足邊備益修是爲復

祖制之上策其次則病在積引難消何以䟽之使通益

國家一切軍需歲取給於餘鹽額課邇來帑竭困虛徵督益急所在業透支四五年皆商所預輸也不速掣此

而一旦悉改邊引令新舊兼支且得無中撓乎則有龐  
都御史之原議可覆行也先是隆慶二年淮鹽大壅都  
御史龐尚鵬被特命清理鵬故公清周咨決策謂餘  
鹽夥正引必壅於是每引議減淮南餘鹽銀一錢八分  
所買鹽減七十觔淮北亦如例遞減淮南每單例掣八  
萬五千引歲八掣淮北五萬五千引歲四掣每掣各增  
引鹽二萬積引頓消所增消引附上餘課亦復足抵減  
額公私交便顧內商聚而謀曰邊引疏則邊商觝重懇  
且漸扼吾吭不惜傾貲排成議鵬旣去仍行大鹽如故  
今匪亟復鵬議引必不可消至於淮南行鹽故地如南  
安贛州吉安三府歲額行鹽九萬九千餘引正嘉間兩  
廣兵急乏餉暫借三府改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  
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八分濟邊二分充餉內該四千  
八百兩充廣兵餉餘銀一萬九千二百兩解部濟邊致  
令兩淮鹽去課存餘銀借徵由此矧今罷兵已久相應  
請還借地停止廣鹽以復淮鹽他如袁長寶永辰俱宜  
議復勿聽商便憚於遠驚令得買場鹽不上堆徑掣更  
增鹽觔以資盤剝費是亦助消積引之一便計也他處  
應疏通者亦應如淮例又次則病在實政久湮何以振  
之使修蓋自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御史分闡鹽課  
宣德中始令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已而任益專俾查盤  
清理糾治興革督察文武官吏所在設屯鹽道領專勅  
董鹽務率所屬聽御史要束法令具備顧御史者以法  
治而所與奉法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乃其官非翦草不

職者不除拜。近雖稍重其選。而賢者恒不屑。率苟且不任事。監司名爲督鹽。去御史寫遠。禁網踈濶。鮮有實政。且行鹽地方遼邈。非彌歲不能週歷。鹽政弊竇煩夥。非久任不能熟知。迺鹽院巡歷僅一期月。輒循例以大差行商之利。病官之臧否。未必深知。卽知之。又逆知其不可久。而一切以傳舍。眊之。毋惑乎諸司之振而易弛。弊孔之塞而易開也。合無比照印馬屯田事例。凡知鹽院者。題請明例責效。三年報政。用以風勵諸司。至運使則以良二千石充之。而運同則簡任乎尚書郎之廉能者。若夫運判提舉等官。非科目特達者不授。果能治鹽有實績。兩臺特薦。不次陞擢。以明示朝廷得人之勸。其或溺職。輒凜凜三尺議其後。凡場所等官。有令奸商多相載者。棍徒把持。因緣爲奸者。秤掣驗割不公清者。及不待鹽數完足。而遽申掣者。竈丁輸鹽不及額。及不照官引私賣者。私囤引目者。引不截角。銳心重複影射者。運司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凡行鹽地方。鹽商不如數裝載入境。觀望漁臘。治在商。商入境而私增市價。消引不如額。治在商。及牙僧。有司不令商盡消額引。或受屬科派民間。治在有司。弓兵捕役主盤詰。縱大盜不問。且與黨互爲奸。爲私鹽盜藪者。治在巡捕巡檢等官。屯鹽道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官務擇人。人務任事。法雖貴必伸。弊無小必剔。吏部以此課諸司。都察院以此課御史。責實考成。毋徒文具。應故事。昔劉晏之掌財賦也。以爲辨集衆務。要在得人。匪通敏精幹。廉勤不



任用要劇之官。精擇名流。勾稽之屬。必委士類。今誠倣  
晏遺意。責成主者。何憂乎鹽法。夫物必先腐也。而蠹始  
生。法必自壞也。而弊始叢。鹽法之不舉。大都屬階於納  
銀。潰防於私鹽。而後寢決裂而不可收拾耳。巨細兼修。  
標本並藥。圖之此其時矣。或曰。昔主輸邊議者不乏人。  
率多中格。且邊內商久相軋。得無多不便乎。是不然。人  
情趨利。若鶩。利在邊走邊。利在腹走腹。銀盡輸邊。則引  
額多。引額多。則報中便。銀不輸運司。則解部。稱頭水脚  
省。轉買引目。費亦省。內地富豪懼失賈業。不憚重繭營  
世產。塞下與邊人自頡頏。而邊人一領。勘合赴塲親支。  
亦兼收內地利。何相軋之與。有或又曰。餘課議減什一。  
以優商。歲所損何啻十萬。顧不虞歲供百萬之多。借解  
行且不繼。而虞損微額。非策也。且可令割沒鹽官。變價  
以抵此額。應不至貽歲會累。况戶曹所省。轉解諸塞水  
脚。及道路供億。費復且不貲。或又曰。開邊引先疏積引。  
復龐都御史議是矣。第巨豪巧圖厥私。力能驅鬼哆侈  
之吻。何所不變亂焉。曰。此惟法輕而國是易淆故耳。  
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爲夾販。

高皇帝大震怒曰。我纔行一法。乃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  
今誠懸重令。以威不率。而謂敢中撓者否矣。或又曰。淮  
故地改隸廣。亦兵餉是供。曷言乎可復。蓋廣地半鄰海  
洋。半阻林麓。鹽法踈而所供歲課亦甚儉。在海販徑得  
赴郡邑所。僉定埠頭。鬻鹽無禁。十不報一。而岸商徵課  
有成額。既給引。咸從埠頭轉市。又往往爲徵督所逼累。

以故私販益夥。卽所轄西粵。且病兼理之難。令藩司特  
 差官給價數萬兩。歲入海南糴販。下同商賈。而江廣遠  
 在嶺北。法益難。加况初題借僅僅給餉四千八百兩。助  
 一時急。柰何令淮損額課九萬九千四百九十餘引。竟  
 委故地爲私販藉手。故今以爲復之便。或又曰鹽法壞  
 匪自今。議多龐雜。屢遣專官。迄無成效。夫且誰任澄清  
 也者。不知有任事者。有任任事者。任一耿九疇而弊實  
 悉清。任一鄢懋卿而阻壞轉甚。人非其人。曷云能任。故  
 曰有治人無治法。知要之論也。今天下亦不可謂無人  
 矣。簡任謂何耳。抑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革。  
 以今權利絜害益不啻百。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稽敝慮  
 終。握筭貴周。昔宋司馬光之議新法也。有不便輒爲釐  
 革。獨秉國成。不淆群議。今鹺政一何牽制之易。而果斷  
 之難乎。蓋鹺擅途也。其入彌濶。其斷彌寡。是必有澹然  
 無欲之心者。乃有毅然獨任之心。嗟乎。安得廉能忠公  
 之長。當握筭持籌之寄。一意爲國計筭長久。有歟無二。  
 爲之北面所忻慕焉。

萬曆癸卯歲夏六月哉生魄臣華鈺謹識

於王府鄭氏註曰以時入於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則珠  
 之用於國家所從來遠矣然未有採權如他山澤之征  
 也漢景帝時採黃金珠玉元帝時貢鼎言宜罷採珠  
 之官亡復用爲幣勿販賣至東漢時蠻人猶採珠販賣  
 羅果由國無禁權故也後劉瓛於海門鑿募能採珠者  
 二十人號船川都宋太祖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云

以故私販益夥即所轄西粵且病無理之徒令捕司  
差官給贖數萬兩歲入海南糴販下同商賈而江  
在嶺北法益難加况初題借僅僅給餉四千八百兩助  
一時急奈何令准損額課九萬九千四百九十餘引竟  
委故地為私販藉手故今以為復之便或又曰鹽法  
匪自今歲多麗雅屢遣專官迄無成效夫且誰任登  
萬曆癸卯歲夏六月若主粵臣率王璽齋九疇而  
為之水面世慕黑而阻壞轉甚又非其人曷云能  
之身當對策并善之治一意為國信災身公亦無二  
無俗之公昔以有嫌然辭封之公製平安對燕翁忠公  
之撰平益黜齋表也其人爾暨其猶爾真長必亦齋然  
革辭東固如不辭藉藉今黜如一回幸除之長而果  
採珠議

採珠議

日者採珠與權并並行。益其利也而害亦大略相當。抑  
又甚焉。利虛而害實。利什一。害什九。中於官。官利則民  
害。通於民。旋利亦旋害。按禹貢淮夷貢蠙珠。蔡氏註曰  
珠為服飾。出於淮夷。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周禮澤虞掌  
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於王府。鄭氏註曰。以時入於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則珠  
之用於國家所從來遠矣。然未有採權如他山澤之征  
也。漢景帝時禁採黃金珠玉。元帝時貢禹言宜罷採珠  
之官。亡復用為幣。勿販賣。至東漢時。蠻人猶採珠販貨  
糴粟。由國無禁權故也。後劉表於海門鎮募能採珠者  
二千人。號媚川都。宋太祖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

寶月錄卷五 車集五 太平興國中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皆珠場所採焉。慶曆中出禁中錢易番商沒珠。終宋之世珠有禁焉。國朝景泰中遣內臣往雷廉平江等珠池採取。備御服之用。弘治中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一萬八千兩有奇。謹按粵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池中官并叅隨人員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為銀十萬餘兩。而臨採復費萬有奇。所得不償所失矣。至嘉靖元年

詔諭廣東看守珠池太監不許干與廉瓊高雷等地方事。嚴其防也。四年戶部尚書秦金疏止採取金珠寶石言珠石非中土所產。勞民動衆。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八年納張璉胡璉寧言革罷各鎮守中官。并革珠池守焉。間欲用珠則發銀買於商。而為數亦有限節矣。百季大患。一旦掃除。窮閭下邑。誰不歌舞而頌。

明天子哉。隆慶間一採守臣任焉。後按臣張守約請罷之。迄今三十餘禩矣。而奸民估客往往垂涎鼓柁其間。歲在萬曆庚寅。總制劉繼文設為嚴禁。出本者與犯池買珠者同科。其法慘於見知。連坐大開。告訐之門。棍徒得志。人人自危。可異也。然不少息。又益甚之。何者。有之以為利故也。況偏聽生姦。素封大賈。多罹城門之災。而推埋駟驢。或以苞苴倖免。不清其源。而遏其流。得乎。己亥歲遣內侍李敬乘傳往採。蓋以

大婚所需。內帑所用。享海壖之奉。取自然之利。夫豈朘削

乎膏脂者。乃奉行德意者。則有所未善焉。夫採珠之必  
 有資於船也。官造船計費不貲。遂轉而取之民間。彼民  
 俯仰旦夕。期無枵腹者。獨此船耳。一報船戶。里井騷然。  
 妻啼子號。河伯變色。其巧者或賄吏胥而漏網。愚者僅  
 以身待命。則擄船之害也。裹糧而出。揚帆而逝。長兵勁  
 努。高檣大舶。行則鳥飛止。則猿蹶。曾不聞嚴其約束。遇  
 鄉村則劫鄉邨。遇客商則劫客商。吳子賢等民房燒矣。  
 譚雄隱等被打傷矣。總兵黎國耀。參將潘士烈。守備田  
 麟。目擊而莫可誰何。則縱劫之害也。珠池市舶。各有分  
 任。無凌奪也。乃市舶中使。闚瞰重利。而欲兼收之。聽奸  
 人報効。夫相侵必至相角。兩虎鬪穴。其勢豈能相下。其  
 害必至延蔓無已。茫茫大海。殺人如麻。人若艸偃。濤若  
 腥紅。非奉

明旨處分。以雷廉分屬。其相禍豈有量乎。則互爭之害也。

始議官四民六稱便矣。然而橐子有包藏。督哨有搜括。

叅隨有背手。至中使之前。僅循資交納耳。矧中使者果

介如囊被。後漢吳恢守南海。欲刻經書。其子祐諫曰。五

馬援薏苡。王陽囊被。所當慎也。按王陽父子皆

好車馬衣服。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故云囊被。節如載

石。陸績為鬱林守。罷歸。無裝舟。輕取石為重人。稱其廉平。一意奉公。毫無市心者。

乎。則吾不信也。大半歸其私橐。

朝廷獲利有幾。而受此空名也。則騙匿之害也。私販空禁

矣。然所販者皆遠方來往之客。非隸名籍土著也。市井

無賴之人。非有禮義檢柙也。一入其手。彼且視為得贏。

有飄然遁耳。今不以問之。此輩而聽棍徒妄指富戶曰

是曾市珠者也。假威凌虐，何求不得，則嫁禍之害也。夫國家採珠，本以待用，詎意爲害至此，無已，則公之民乎？然亦不可謂盡利也。嘗攬志稱廉郡，無耕稼，所資珠璣，然曩之採也，祇於沿海，蟹戶以銅艚，凌萬頃，身入尋丈之淵，不啻探驪龍頷下，人猶畏其難，而不敢自招撫李茂始以竹爲楫，維以紼纜，投之海中，順風遡流，力不勞而得甚奢。於是自鮫人蕩子，至閭巷小民，皆安然爲之矣。殊不知漭濊險隄之區，豈全身託命之地。狂飈乍發，剪焉傾覆，此猶養魚沸鼎，棲鳥燎林，自完者幾人。父母不能索骨於魚肆，妻子徒以招魂於江渚。害一，屬有天幸，得返故里，身利兩全，沽酒烹鮮，嬾子嬉嬉，然亦不過華衣甘食，以耳目所睹記，未有盜珠起家，與南陽倚頓埒，適以長其奢淫，僭踰之習耳。害二，一船到岸，水哨有索，里正有索，保副有索，債主填門，取償胥徒，乘機嚇噬，匹夫無罪，懷辟其罪，又焉用此賈害也。其得分多者，能自愛惜，猶或以羨補訕，不然三五爲羣，未抵家而一擲先盡矣。窮則起盜，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害三，且也名爲採珠，實則行劫，此等不逞之徒，居恒而繩以官法，猶然攘臂攫金，探囊胫篋，島嶼無人之境，復何所顧忌。害四，又其甚者，洋海一帶，東連日本，西接安南，萬一夷情叵測，狡獪之徒，援引爲奸，乘潮擊漿，瞬息千里，不重爲內地憂乎。害五，夫前三害，害已，後二害，害人。前四害，有形而小，後一害，無形而大，嗟嗟聽民之採也，利民也，卒亦不勝其害。然則何如而可。周禮所謂務其地而厲其禁者。

誠今日急務矣。夫盈尺照乘，不齋饑於堯年。明月夜光，無救渴於湯代。則珠亦何用哉。古者一夫躬耕，餘餐委室。一婦務織，兼衣被體。本在故也。奉之不務，則有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其為疵病，亦已深矣。維今之計，莫若驅游惰之民，轉而緣南畝。有不盡耕者，則工商各業其業。又嚴為保甲，日稽月查。作淫巧者禁，無所事事者禁。其或出外商傭，必審其所經何商。所作何傭，在何地。計程可以幾日還。至於糴船貨艘，程以水票。縣正時加清查。毋視為虛文。而寢成廢格。毋委於下吏。而任其夤緣。如是則菑未之害庶幾少息。然此猶防其末也。乃本原之地，則不在。問陸贄門。胡蕡。晉王孫圍之對簡子也。不以白珩為寶，而寶觀射父。左史倚相齊威王之會魏惠王也。亦不寶照車十二乘之珠，而寶檀弓黔夫種首。夫以戰國君相，猶且如此。用能光燭四鄰，聲施後世。堂堂天朝，豈無二子之作訓，辭獻善政者。又豈無如四臣之照千里者。彼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者，又何為也。隆慶時，吾鄉陳吾德、同李已，疏劾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

上不允。復上言。

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歡然，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司計之臣計若無出。柰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愚讀其疏，未嘗不廢卷流涕。故今日之採，惟願

皇上亟賜停罷。甦嶺海百萬生靈命脉。若萬無可已。亦宜用之有節。採之有時。以權宜不以經久。任守令不任中官。犬用之後。旋即報罷。亦旋封禁。下而公侯之胄。薦紳之家。咸準朴素。無用珠玉爲簪珥飾。則千匹爲貨。事難於懷寶。萬斛爲市。不易於越鄉。如是游食不反。末技不禁者。未之有也。不然千乘之王。萬乘之侯。百室之長。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故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言。非是無過也。夫人。蚩子有故。過其國之市。命夫命婦。有故。過其都之市。亦出轡幕。蓋惟弛之。若以自罰。然防於利之至也。

高皇帝有言。朕聞當使天下無遺賢。不聞使天下無遺利。昭皇帝初登大寶。卽納夏原吉言。罷西洋諸番取寶船。偉哉

二聖誠一代遠猷已。噫。捐於五湖。還於合浦。固千載一時也。而今可謂無人哉。壬寅正月。梁斗輝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五

采朱

二十九



屯田議

臣鈺往厠理官。三禩。皆獲從。按楚直指使者後。奉三尺條議興除。與聞軍國大政。岳之役。檄清岳屯。輒盱衡曰。屯政之未易爬梳久矣。因岳以概楚。因楚以概天下。于以稽。國常。抄蠹孔。實賦。詰戎。藉手畢公。何怨勞之敢避。乃考會計錄所載。國初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伍拾畝。歲徵子粒上倉。以正糧拾二石。自給。以餘糧六石收備官軍俸糧之用。法至善也。自正統間。正糧聽其食用免徵。止輸餘糧六石於官。舊制漸失。繼又抽屯軍補伍。而屯種乏人。是生之者寡。而食者益衆。屯制所以日壞也。此外又有養廉之田。則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及遇造冊。任官低昂竄易。而田糧益以不均。大都在

邊方者屯地多而耕種少。在腹裏者屯地少而隱占多。凡此皆屯糧耗蠹之由也。當事憲臣誠查往額清積蠹。冒濫者革。荒蕪者墾。隱占者追。法在必行。持之可久。卽國初原額未必盡復。而將來屯政猶可望一清也。嗟乎。此可以知清屯之大凡矣。爰廣咨諏。叅訂利病。乃知荊州衛屯弊在提徵在兌支。提徵而格於勢豪把持。輸不及額。則安家軍餉修堤諸正供缺。兌支而格於積猾巧營買串。塘抵則官軍俸月糧諸正額又多缺。此其弊弊在徵收。猶可言也。若乃右衛則軍皆三戶。梁克籍隸。蘄黃田坐公安京山。地匪星散。是以人不土著。每寄伍於歇家。屯不親耕。卽託糧以代納。尺籍空存。糧田冒占。此其弊在欺玩。不可言也。已抵岳。奉憲檄從事。則該衛官及軍若而人咸集。乃矢天日告戒之曰。查得該衛原屯坐各州縣境內。軍因相去窈遠。漕運班操歲無暇日。隻身獨戶。家無次丁。所以遺屯。只得付彼地豪民認租領種。後見本軍孤弱。負裸不納。或並遠人易捏契歸種。甚至移坵換段。作爲已業。武官不能控制。弱軍不敢聲言。子粒軍裝全不完納。夫非民占軍屯之一弊乎。又查得通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豪強舍餘積年班頭人等。每乘部軍落寞。并漕運遭患。不但不爲撫恤。往乘機蹂害。或以已業連畔。或假歸課爲名。百計千方。謀奪屯產。彼以孱弱之夫。此以虎狼之勢。甘心承順。避禍一時。夫又非軍占軍屯之一弊乎。又查得該衛先後派攤餘糧例應撥補無田及頂操并屯少之輩。乃通衛官舍人等

奉法依數退撥者固有其間藉名報操以甲頂乙占悞如故者十恒七八及披籍查額又自花名種之駭目炫觀而按其實大半紙上空名假虛差以抵實田耳此輩在軍餘固有而官舍居多夫武爵並受國恩歲有常祿卽本族舍餘既不似民家有丁差之擾開報餘丁且給半糧又安俟以屯爲餌乃令承役大都虛頂未給祇以塗人耳目夫又非奸豪影射之一弊乎又查得此中額例如正軍婦出田一分價不過十餘兩餘丁田半分價不過五六兩尚有利債磊准或科派折算而得者得田之後坐享厚利其應納錢糧應承差役又復遺之本軍甚至該管衙門莫敢一問豪家而揉弄惟此羸卒軍日益貧有挺而走耳間或敢料虎鬚告復故業又被倚勢捏券增價搪抵而問官或以年遠人亡無從公質明判弊且牢不可破夫又非貧軍田去而累存之一苦乎又查得該衛額撥戍守班軍一百五十名先今逃亡三十餘名見存籍一百一十名各該屯糧六石今查正名領屯者不過什之二三其餘與逃亡各名下原屯竟歸何處若日報操之田卽其田未聞正軍之不恤而反恤其餘況此輩雖竄居他郡而更番起文必由本衛占屯逐軍明條凜安得聽彼貪狡剪我貔貅查出原屯令復本業夫非清復正軍之一端乎又查得有田則有糧卽民間一田常賦之外雜差種誰敢逋抗若該衛則田多白占上人恒以並勲寬假徃驕此輩致令弁髦國憲應納錢糧悉行逋欠節年通關全不掣取值今清

查乃始赴屯官處旋營完串。以掩強占負固之罪。夫正賦歲有而清查特間行之耳。若非清查崛強如故。夫又非勢豪欺悖軍國之一明驗乎。又查得鄉宦生員誼屬同袍。况優免原係明例。何獨衛籍者反苛求之。但例稱優免原止免其租稅之雜繇。不謂并田與賦而盡令白占也。假令用價買民田寄庄。民戶優免之例自在。乃今既指操以領之。復冒餼以抵稅田。不上價得。何容易操止空名。又於暇逸所承。何差復冒。應役之糧於心安乎。夫鄉宦業受國恩。號稱縉紳。誰不以名檢自提飭。子衿輩既入門墻前途。自遠必不爲此不道不法之事。且今文風日盛。每考必有新入。若援舊例。人欲報操博餘潤。罄衛之屯。且不勝給矣。此在理勢皆不可。而衛官每爲喋喋。大抵戶官各庇其宗。或已受實利。而籍名優免。以張其勢。令上人不敢問。夫又非衛官籍勢抗法之一端乎。茲當清理。王章具在其曷敢撓。務盡下情。毋退有後言。衆否否唯唯。各聽擬議。惟謹。已條爲八議。既上未及竣事。而臣就檻車行矣。臣惟養軍莫善於屯。今害軍莫甚於屯。非其法異也。而奉法非也。昔之屯以贍正軍。今之屯以優豪橫。昔一人而并二三屯者。罰不宥。今一家而冒四五十屯者。置不問。夫又非果如河南南陽未易問也。彼卽巧爲漁獵。下而工爲蒙蔽。上亦莫不惴惴乎三尺。當事者詢謀惟廣。矢志貴公。卽不敢謂岳之役足悉各都司之弊蠹。第以一隅徵天下。去太去甚。何難更始。或者不察而猥云屯政之必不可清。臣不信也。

爰以芻蕘載列如左

一汰浮兵以清軍占

看得有軍則有屯屯者原以養贍正軍惟岳州衛軍多故絕行伍空虛而原屯盡被勢豪兼併故嘉靖間報餘丁以承操每丁領屯三石至九年清出浮糧亦照斯例派領法未嘗不善也顧當年之報操原匪簡精銳以壯貔貅不過因其多領羸田督令報丁使糧差相當而止耳迄今積玩成惰甚至寄空名於戎籍冒實廩於公庾老弱不任戈矛點鬧旋爲倩雇公家曾不資緩急之用而彼且安享屯利以有用之糧田坐令此輩耗蠹此不可不議汰也。況國初紅牌事例每屯原設有官堡樣田租隨官取最後加糧五百

有奇亦卽此田耳今縱不能盡奪還公而量爲削虛籍之軍減冒頂之田裁一儉百俾自今隸籍群丁毋復敢有占田避操虛冒月糧者庶窳惰可起而三尺亦少振云所有清出勢豪多屯並老幼虛操共一百一十名共該屯糧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升應作公屯又經會同該衛印屯等官酌派每石每年量起租粟十石總共該租三千二百四十五石自二十七年起請乞行令岳州府委官置立印簿照數徵收聽候修理兵船兵器之用仍登入查盤以防侵欠

一置公屯以備軍需

看得器械不備以卒與敵渡江湖亡舟楫未有能濟者矧茲洞庭盜賊淵藪出沒堪虞而各哨戎備久弛

一切弓弩鎗銃官舟兵舫之屬百無一飭此不獨當事者綜覈之疎亦以無米之炊巧婦弗能耳顧該府頻被洪濤錢糧難以議增惟是屯政之不舉致濫指操丁以混領者甚一官之家三四十分而諸所頂運頂班之田不與焉此豈三尺所宜有也夫一户中舍餘家丁有限認操既夥勢不得不支吾以抵役如前所稱老弱猜雀諸弊皆此曹之為今為裁酌凡多屯之家五丁削去一丁如數遞增參以老弱應汰者並奪所冒領之屯以充公田今割原佃歲輸租於公家責府衛經歷司朋領其事儲軍需之用所割曾不及浮糧之半而該衛額屯自在與夫蠹蝕於豪強而軍國兩病哉即不然而念其涉已久墳廬難動仍許佃種每糧一石歲輸公租十石又不然而慮及徵收煩碎或查照先年民操納銀事例每糧一石量納銀一兩二錢以抵公租屯糧子粒仍令自上此又法外之仁軍不失業帑有餘金尤為公私兩便之策若其抗負不納有三尺在其誰能逃前款清出多屯虛操屯糧共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升遞該租課三千二百四十五石如許照民操事例共該納銀三百八十九兩四錢

一清優免以杜冒濫

看得鄉宦生員優免原係明例假令價買民田寄庄民戶不謂以其隸衛籍而概派雜差也顧今所領者屯田也屯係正軍額屯非開墾非頂種非價歸安得

白領所以得領者止以報操充伍故田令白佃仍給月糧以贍之若其操之不承田安得領身不在伍糧從何給迺今既指操以領田復冒糧以避役甚非法紀本應悉為追奪第查此中縉紳青衿之家什九貧苦徒四壁立惟賴一二操田以糊口且佃經數世置墳廬長子孫其間者往往而是力又不能備多貲置民業故優免不獲行之於有司而不得不就所領屯糧中與徵實惠為情亦自可原今為酌量情法田既難以悉奪差亦不容概免除簡閱大舉仍令着伍外惟是該衛襍撥碎差俱許免派以示優禮縉紳學校之意所領月糧似屬冒濫自後悉革免支若就中果有力置買民田者仍令有司照例優免不得援此相抵庶為情法之平獨有上舍業擁富實應襲父官見任難容概領田應還歸公家虛丁亦宜削除業經行學議復諸生違服無詞所有清出監生應襲冒免應退屯田共一十六石零應作公屯每年照例約派租谷一百六十石五斗零亦自二十七年起請乞併行岳州府委官附入印簿照數徵收聽候修理兵船兵器之用登入查盤以防侵欠其鄉官生員各戶操丁冒食月糧三百四十五石六斗除前念係相沿宿弊免追外請自本年分起轉行岳州衛扣除攤補各官正軍俸月二糧之數

一清窰馬以杜影射

看得該衛設有窰戶原以備燒造城磚之用此輩原

係操丁之餘丁例無屯田後因十六年攤派餘糧以致各戶亦混入操丁之類冒領屯糧各三二石不等據今城垣堅固工匠久停百年之中無復一舉間遇傾頽業已議入府庫動支錢糧酌量修葺與衛中窰夫毫無相涉卽如該衛稱有催屯小差亦安得遽領多屯歲享厚利此輩既不操練又不戍守不過托之小差以爲掩飾白占計最爲可恨又查得五所額設糝牲騾馬四匹每匹撥正軍一名餘丁一名共看養本馬每二年科駒一次追銀三兩又兒馬一匹亦撥餘丁一名看養每二年追扛解水脚銀二錢四分各食糧領田如額夫使馬果兒在猶曰給屯以供草料業稱種馬已倒計兩歲所輸不踰三金又往往逋負不納而占田多至九石何其濫也夫正軍業領屯六石歲租之入饒可辨納官貲矣况月糧復有七石二斗不操不戍何所不足而再令餘丁幫貼耶以上二項俱應議汰第窰夫原係額設官馬亦載會冊遽難盡革惟是派窰夫以襍差仍議各給月糧三斗以存名目於冊籍而田不許領若騾馬納銀稍多許以正軍一名獨領屯田月糧俱得勿革所幫餘丁四名悉爲裁去獨中所領兒馬餘丁一名亦有納官微貲姑聽領田照舊惟仍令承衛襍差以均勞逸此屬亦應無辭矣所有退出窰戶屯田二十九分共糧七十四石三斗零養馬餘丁屯田四分共該屯糧一十五石外又清出罪戍新軍黃正忠例難領田餘丁方果模



冒領六石應割其半共該退出屯田七石四項共計  
屯田九十一石九斗應作公屯每年照前約派租稞  
九百一十九石五斗零請乞併行岳州府委官附入  
印簿照數徵收聽候修理兵船兵器之用登入查盤  
以防侵欠

一清占佃以服軍民

看得民占軍屯律例甚嚴誰敢顯爲霸奪止緣軍戶  
多坐單弱遺屯各在寫遠勢不得不付佃於土民認  
租贍伍後以世遠人易客反爲主移坵換畝有如已  
業凌軍逋稞莫可控制者徃徃有之然亦有屯業原  
係拋荒而或藉民力以開墾祖宗曾受歸價而概指  
占種以肆稍又或身得多貲乘機騙奪固難保軍伍  
之皆善柔此不可不從公查勘也卽如該所申報巴  
陵臨湘華容等縣占屯土豪楊召衣等中間未委的  
實必須縣衛公同取具軍民兩造核實方可議罪其  
有原係價歸及免納軍裝無缺而混被軍人指告者  
應得勿問庶刁訟可息而民戶軍丁不致躋重矣  
一責承種以闢荒蕪

看得天下無不可墾之田人力果勤硤瘠可變爲膏  
腴今該衛迤故正軍陳尚禮等遺屯八分共該屯糧  
三十六石三斗零獨一分有頂而餘俱拋荒此非荒  
果難開或以寫遠無人承業以致告頂者既不樂領  
而有力者復不屑收及今不議承領公稅終不可辦  
矣夫力能供畚鍤啓萊蕪者非擁高貲之家不能令

此曹盡擇腴田頂操。而獨以此遺之新軍告頂者。此無異驅駑駘以千里。而反令蹄齒者緩轡也。亦甚不平矣。爲今之策。莫如擇多屯之家。撥出熟田給無屯軍人。孫張仍責令開荒以抵此額。空下五分。再爲召佃。或退出操丁願承者聽。庶勞逸適均。而田亦不致終荒矣。

一清逋負以防侵射

看得屯田五十畝。上納子粒六石。較之民田有南兌本折差徭者。大相迥絕。此雖出其餘利。亦足完公租。而該衛二十四五年屯糧逋額多至二千二百有奇。此其中天災時或旱澇。奸頑習爲逋負。固多有之。迺其大弊。尤在總屯官不能其職。以致屯老書識串豪佃作奸。藐追併若故事。甚至捏欠爲完。徵什報伍。弊難窮詰。所報完上之額。多係自有月糧支兌。而其它實輸銀於公帑者。半屬侵欠。非急問以三尺。不可以儆積玩。自今應將所開欠簿。發有司衙門。協同屯官公勘。其有抗公潤私之輩。必罰無宥。而就中果的被灾傷處所。亦應酌量豁免。庶公家可資實用。而豪猾稍稍斂手矣。

一覈派擾以振漕政

看得運軍累苦久無控訴。歲修則有底板蓬舵之派。飄流則有賠補大造之派。糜費有難縷舉。例應照額公攤。乃得其平。顧他衛軍多實伍。卽若楚或不稱。甚而該衛正軍無幾。大半以屯頂軍。猥以孱弱卒與

豪貴朋黨重役勢迫不敵漕運諸費往往派之窮軍者什七而領屯富厚之家僅爾什三又該衛旗軍習爲包攬侵騙助強凌弱窺此一軍不能領運動令將屯投獻勢豪以致實領運之軍日益窮困每欲籲天而無繇此之不禁勢必至運軍之田悉歸豪強而將來漕政愈以不振矣爲今之計應著爲令有輕奪正軍之田頂運者法無宥凡派公費不得偏輕重而獨累正軍則庶乎緘緘不致悉剪而貪豪可稍戢矣萬曆癸卯歲七月旣望臣華鈺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五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六

乾集六

盱眙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春官

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宗人關其名封太常關其樂舞光祿關其膳羞國學關其規約欽天關其象數太醫關其藝術行人關其施命至於庶尹之名器萬民之教令四夷之情貌百工之制度實與吏戶兵工相表裏而出於禮者乃入邦刑蓋官職之重如此要以直清寅亮上彌

皇躬正宮闈以及朝廷正朝廷以及夷夏則禮官之上務

也伏讀

太祖誥命曰。管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彛倫。而攸叙。立條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蓋為國之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為用。表也。法之為用。裏也。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神人。務得通古今。博群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為是任。爾勤典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臣嘗上下古今。求所為周旋之術。法不可先。禮不可偽。要在陳天道述。

祖德啓廟堂寅恭之風。而後能以禮讓為國。管箕子稱彛倫攸叙。天不昇鯀。而昇禹。法戒昭然。與臯陶天叙天秩。同一訏謨。乃或災異不以悉聞。

郊

祀安于遣代。天且不足畏。又何者足櫻

宸慮乎。舊章率由。不容以私意亂也。賢士所關。奚庸粟馬。官伎已革。奚庸樂銜。鐵牌既匿。而累累銅章。黷乎權北。周知冊廢。而穰穰度牒。浮于章逢。初頒大成樂于郡學。令州縣依式。制造今缺。有間矣。甚至以貝葉混常編。而豔歌掩雅樂。

祖制之謂何。夫天下者。人主之身也。人主者。天下之心也。心莊則體舒。上好則下從。是必敬

天法。祖由中達外。而後下觀而化。馴致大順之治。故曰大臣以格君為要。其率屬率以此耳。一切儀文。度數則

有司存若夫曆律精微議禮家所必究明乎此而後知天知天而後能導吾君以敬天今

堯舜在上咨用伯夷天下拭目觀禮臣敢據群言粗陳梗槩焉其詳見別集

律曆通融

鄭垂子載堉曰自洛下閎造大初曆取法黃鍾律數而後知創曆不可無所本自僧一行造大衍曆改從大易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拘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非止畫卦敘疇二事而已至若律曆禮樂莫不皆然蓋天地萬物無非陰陽而圖書二者陰陽之妙盡矣夫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然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夫曆之

興也測景於大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以序四時而五禮本之律之始也氣候於地氣有淺深因之以辨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而相錯綜也以河洛圖書言之則河圖者禮也洛書者樂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其河圖之謂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其洛書之謂歟故河圖圓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治陰

也十二辰次以之洛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洛書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合河圖與洛書共得百數若陰陽之交觀牝牡之相銜均而分之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倚之而起數語其經則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二宮調語其緯則曆有七曜律有七音河圖曆也故有四時迭運之象洛書律也故有三分損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九寸則洛書而為律元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為度母從黍之律橫黍之度長短分齊交相契合斯乃造化之妙故名之曰黃鍾曆法蓋言倚數取諸此也夫七八九六者天地之大數也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

老陽六為老陰陽屬於天陰屬於地天體圓其用方故七☵為天之象而九☰為天之數地體方而用圓故八☷為地之象而六☶為地之數夫數者混融乎太極之先昭晰乎有象之後方圓曲直天下之真象圍經積實天下之真數卽象以求數則數外無象因數以會象則象外無數二者相須而未嘗相離也圖書者方圓之至方圓者動靜之機動靜者陰陽之本陽奇而陰耦故天一而地二陽動而陰靜故天圓而地方利方以為圓則靜者不能無動引圓以為方則動者不能無靜靜為之體則動為之用動為之體則靜為之用用以體為基體以用為本此陰陽之所相根而造化之所不窮也河圖者其天地對待之數乎以天一處於北則地二自然處

於南。以天三處於東則地四自然處於西四位既定則天五自然居乎中中也者四方所取正也六與一合六卽一五也七與二合七卽二五也爲八爲九者三五四五也四方旣正則五五相比。十復居乎中矣。此皆自然相合之數。五行之所以生成也。故孔子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之謂也。洛書者其參天兩地之數乎。陽生於下而左旋陰生於上而右旋陽數則參天參者三也。自一三如三。三三如九。三九二十七。本文無十故去其二十而言七。三其七爲二十一。去二十則一復處於下。陰數則兩地兩者二也。自二二如四。二四如八。二八十六。本文無十故去其十而言六。二其六爲十二。去十則二復處於上。過此以往積數萬億皆不越乎此。八位旣定則五數自然居乎中。中也者是亦八位所取正也。以一加五則六在一後。以六加五爲十一。去十則一在六先。以三加五則八在三後。以八加五爲十三。去十則三在八先。以至四九二七亦莫不互相加益而爲先後也。此皆自然相比之數亦五行之所以生成也。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之謂也。是知河圖之數五十五者天也。合而用之者聖人也。洛書之數四十五者天也。倚而用之者聖人也。河圖之五行則以相生而順行。洛書之五行則以相制而逆運。二者皆起於一推其生則土居未中。推其制則土居丑中。是又自然有相合之理。劉歆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豈微義哉。邵雍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當知方以爲體則圓

以爲用圓以爲體則方以爲用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  
徑一而圍四河圖以十居中圓以推之三其十爲三十  
故圖外成數六七八九總三十方以推之四其十爲四  
十故圖內外生成之數總四十洛書以五居中圓以推  
之三其五爲十五故書從橫皆十五方以推之四其五  
爲二十故書外陽數一三九七總二十陰數二四八六  
亦總二十體用相因莫匪自然至哉圖書其象數之原  
乎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之與  
數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  
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是故欲明律曆之  
學必以象數爲先天道生於太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  
爲九七與八乾坤之體坎離之象也九與六乾坤之用

坎離之數也七九中實六八中虛奇偶陰陽之理也故  
天象多用七而天數多用九用七者若日月五星而爲  
七政四方各七宿是也用九者三九二十七故二十七  
日有奇而月離一周焉四九三十六故三百六旬有餘  
而日躔一周焉河圖一六屬水而爲北方七宿二七屬  
火而爲南方七宿三八屬木而爲東方七宿四九屬金  
而爲西方七宿五十屬土而爲大衍之數故唐志云大  
衍爲天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十乃全數  
居中央而爲宮九次之居西方而爲商八次之居東方  
而爲角七次之居南方而爲徵六次之居北方而爲羽  
此五聲之位清濁之序也然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故  
宮生徵由南而西故徵生商由西而北故商生羽由北



而東故羽生角始於宮終於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  
六律之相生自子而亥故黃鍾生仲呂自亥而戌故仲  
呂生無射自戌而酉故無射生夾鍾自酉而申故夾鍾  
生夷則乃至於丑而止故始於黃鍾而終於林鍾右旋  
一周以象洛書也日爲太陽其數九居洛書之正南  
蕤賓在午月爲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故應鍾在  
亥黃鍾爲填星太族爲太白姑洗爲歲星林鍾爲熒惑  
南呂爲辰星蕤賓爲日應鍾爲月曆有五緯七政律有  
五聲七始故律曆同一道天之陰陽五行一氣而已有  
氣必有數有聲曆以紀數而聲爲律以宣聲而數行律  
與曆同流行相生黃鍾者聲氣之元者乎蕤賓應鍾是  
名中和所以濟五音和陰陽旋宮之律可定聲氣之元  
周流而不窮矣故周髀曰冬至夏至觀律之數聽鍾之  
音知寒暑之極明代序之化是知律者曆之本也曆者  
律之宗也其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故曰律曆融通此  
之謂也

郊祀議

方獻夫疏曰欽奉制勅謂我

太祖高皇帝始建園丘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各祭之禮恐  
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日月贊上帝以成化工止歲  
一從祀不得專享及大祀以羣神從之恐天神地祇失  
其上下之位聖心皆以爲疑欲有所更定以復

皇祖之始制令臣親述所知以對欽此臣聞制莫大於禮  
禮莫大於郊夫禮者義之實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

語之孔子之時去古未遠猶曰君子毋輕議禮而况當  
今文殘缺之後異說汨沒之餘豈易言哉孔子又曰明  
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郊社之禮尤有未  
易言者臣切惟古之禮經今猶存而可考者曰儀禮曰  
禮記曰周禮儀禮十七篇所載祭禮僅止於大夫士少  
牢饋食以下之事不存王者郊社之禮禮記禮運禮器  
郊特牲月令祭法祭義等篇雖多及郊社而的然可據  
者亦無幾也至於周禮則先儒已謂其出於劉歆之附  
會非周公之書可疑而不可信可觀而不可行則亦豈  
能深據以為古禮之必然哉今亦惟其理之可信者信  
之勢之可行者行之而已而理之不可信勢之不可行  
者不敢質言也臣謹按祭天圜丘祭地方丘之說蓋出  
於周禮大司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  
皆出可得而禮矣祭天南郊祭地北郊之說蓋起於漢  
儒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於北郊即陰  
之象也而鄭玄輩遂因之行事而不合臣謹按禮運之  
言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  
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以帝對社以郊對國以定天對列地是明以郊祭  
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郊特牲之言曰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牖下答陰之義也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垂象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是  
以尊天而親地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

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郊所以明天道也以  
就陽對蒼陰以明天對神地以尊天對親地是亦明以  
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祭法之言  
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是亦未嘗  
言北郊也禮器之言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饗帝  
於郊是亦未嘗言北郊也且祭天於郊故謂之郊安得  
祭地亦謂之郊乎又以先王之行事質之舜之攝位也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未聞祭  
地之事也望于山川即祭地也武王之大事於商也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矣未聞祭地之事也宜于冢土即祭  
地也其既事而退也柴于上帝祈于社矣未聞祭地之  
事也祈於社即祭地也周公之祭於洛邑也丁巳廟牲

於郊牛二戊午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未聞祭地之  
事也社於新邑即祭地也蓋嘗思之王者尊天故祭於  
郊遠所以尊之也親地故祭於社近所以親之也祭天  
於郊北面曰就陽祭地於社南面曰蒼陰此陰陽之大  
義也祭天先燔於壇祭社先埋於圻此上下之大分也  
非必南北郊為陰陽而高丘下澤為上下也此先王制  
禮之意也或曰諸侯則有社矣謂之祭地可乎曰古者  
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  
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色之大社是  
諸侯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也春秋傳曰天  
子祭天諸侯祭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  
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

土天尊故也古之王者祭地有王社又有大社大社謂  
之后土謂之冢土謂之泰圻謂之大示未有方丘北郊  
之事至漢武帝始有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之祠而匡衡  
遂為南北郊之議則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  
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而後世遂為以祖配地之  
儀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夫聞尊祖配天之說矣未聞  
尊祖配地之說也古者祭天地之大神必配以人鬼以  
通其氣如五帝配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社配以  
勾龍氏稷配以后稷氏虞夏商周郊天各配以其祖未  
嘗無配者也夫祭五帝社稷配以前代之人鬼祭天配  
以其祖者尊祖也若別有祭地之禮則安得不聞配地  
之神乎是知社即祭地勾龍氏嘗平水土有功於地者  
也故後世有易以夏禹者亦有功於地者也是即配地  
之神也觀其配則知其主矣臣又按宋儒胡宏曰古者  
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  
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周禮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  
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示  
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  
立北郊失之矣臣嘗因是說而考之周禮大宗伯典瑞  
司服大司樂鼓人等篇凡言社即不言地言地即不言  
社至於曲禮月令諸處亦然則宏之說不為無據矣又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  
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若有祭地

北郊之事則當曰兆五帝於四郊兆后土於北郊夫山川丘陵墳衍且序之不憚煩安得兆地之大禮而獨缺乎是知右社即兆地之位而宏之言亦得之矣臣又按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解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又朱子小註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稷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據朱子此言則以宏之說為是矣夫四書章句集註朱子晚年所定之書也不亦可據乎又按橫渠張載亦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載宋儒知禮者也而其言若此亦可信矣然則圜丘方澤之說非乎曰此臣前所謂可疑而不敢質言者也圜丘不見於五經北郊不見於三禮元儒袁楠已言之矣然則其可疑者何必信可信者何必疑乎若必如周禮則一歲九祭天二祭日月四時四望山川丘陵墳衍各祭於其方圜丘必求自然之山方澤必求水鍾之地可行乎孔子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酌古今之宜為會通之術則必有其道矣臣嘗見我國初儒臣所著存心錄編次圜丘方立朝日夕月專祀天神專祀地祇社稷等壇儀節繁多精義未著嘗竊疑之厥後莊誦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祀文內云朕即位以來命儒臣遍歷羣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記事之典既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南北二郊以

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師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又云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勢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乃竊伏自歎始知周禮之繁文 國初諸儒草創之謬見真不可行而我

聖祖之高明特出閱歷已熟審於人情揆於事理而更定者之為是也所謂酌古今之宜得會通之術者也故臣嘗曰今之南郊本祀天而配以地猶大社本祭地而配以稷耳無害於義也知稷之不可以對地而可以配地則知地之不可以對天而亦可以配天也是亦一道也禮曰非從天降也非由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仰惟

皇上聖資英睿度越百王問學淵源覽識千古然聖不自聖之心必不自以為聰明高於聖祖也閱歷深於聖祖也豈肯舉其制而遽變之誠以聖心有不安於此禮者惟求其是而已矣是以親降綸音徧詢臣下使各述所聞真聖不自聖之心未嘗固必於此也亦惟理之是從

而已矣夫理有輕重事有緩急法古為重法古可也尊祖為重遵祖可也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况時誦舉盈君子以為戒生今反古聖人為菑陳其數不知其義謂之瞽守其常不達其變謂之迂此臣之所以不敢輕議也臣職忝大臣義關國計尤有不可易言者不然則臣雖至愚豈不知皇上一心承天銳志復古凡在大小臣工莫不仰聖人之再出喜禮樂之可興孰敢不敷陳古典將順德意而乃為是由舊之說以自取不韙之罪哉伏惟聖明鑒之幸甚幸甚

大禘時饗位祝稱配坐次曰位致詞曰祝揭主曰稱侑食曰配九廟之制始自唐玄宗至宋祔獻懿以厭太祖而後

因沿遂不可變我

高皇帝受命稽古建廟闕左以享

德 懿 熙 仁四親而 壽春諸王以次侑享

文皇帝繼統承先建廟北平以享

列祖 太祖四親而 壽春諸王亦以次在侑於時廟數

猶未定也至

憲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併 仁 宣 英三宗為九而

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也至

世宗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獻帝升祔為九而典禮於是益詳矣春月特享則分祭於

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前殿而已祧之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

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升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

今上睿哲誠敬通乎神明頃歲下掌故具上裁定之

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昭矣諸廟

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祝祝必一其廟使神各有麗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諸王之分由

太祖而上下之雖百世可知而或以詳定為難則為各稱本爵而勿槩以

皇曾伯祖加焉則稱謂有經而名言順矣此猶其疏節也至於昭穆之義自古重之矣居祖之左而南而明為昭居祖之右北面而幽為穆易曉也此猶是古尚右廟南面主東向之禮今乃廟分九室室各南面即大祫前殿亦南上而旁列本楹也而曰廟本一也而曰九本同堂異室之制而猶仍昭穆世次之稱此於義亦有未安也若曰自闕左而已然則因

聖祖當草創之未暇成祖尚考據之未詳而

世廟亦不得已而遷就之耳今或不當躡汭流之踪而詘神靈之尊也論者又謂享祫之外又有可言者革除之歲



實月紀卷六  
削紀錄矣而五載之正朔何所於頒監國之君歸邴邴  
矣而八歲之重器誰與為守今死事諸臣已蒙曠除  
景皇位號旋已議復宜下掌故略議享祀所宜以補禮義  
之闕亦或一道與

考正祀典議

弘治元年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  
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

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常祀之外尚有釋迦牟尼  
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  
玉闕真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官星  
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乞勅禮部稽  
之祀典盡為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為禁止

一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  
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與否明白具奏於是尚  
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獄鎮海瀆封號郡縣  
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  
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禁所以正風俗曉人心者  
至矣伏望以

祖宗為法敬事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禱祀之類通行罷免  
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宮觀  
祠廟非有功德於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  
崇建難於輒廢者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儀庶盡以禮

事神之心謹按世俗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蓋西方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直身而爲三其實本一身耳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餓死臺城由此觀之佛不足事明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一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老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如宋徽宗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可爲明戒佛老之徒妄相稱述惑世誣民吳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爲甚伏望自今以始凡遇

萬壽千秋節等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禮不令修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于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于朝天宮則祀典正矣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蓋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其北第五星名曰天樞是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像正統初建紫微殿於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夫幽宗祭星古禮也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

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今道家妄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今乃以六月二十四日為示現日於義何取設像稱名禮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免又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司真君者傳記云漢張道陵光武時人善以符治病至桓帝永壽元年百二十歲而没人傳白日上昇唐天寶宋熙寧大觀間累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仍襲正一嗣

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眾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蓋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之稱而云爾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為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宮祭告夫生辰自宜使其子孫祭于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請限雨期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設二青龍祠於龍潭之上宣德中勅建大圓通

實月然卷六  
寺加二青龍以封號今春秋祭之夫妖由人興久自衰  
息况今連年亢旱所禱二龍杳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  
奉明矣又有所謂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  
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  
爲立廟唐玄宗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  
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闕祿籍故元加號爲帝  
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  
闕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爲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  
潼神顯靈於蜀則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何也  
况文昌六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  
是誠附會不經乞併與大小青龍神之祭俱勅罷免其  
梓潼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折毀庶足以解人心之惑

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乃北極玄武  
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於下宋真宗避  
諱改玄武爲真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顯應真君  
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爲淨樂王太子得道術修煉武當  
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  
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

國朝 御製碑詞

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佑爲多嘗建廟南京載在祀  
典及

太宗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  
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  
官督視祀事至我

憲宗嘗範金爲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於武當山蓋亦承

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而喜乃援引左道鄧常恩輩焚惑聖聽虐害生民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盜賊之場今常恩輩已伏其罪而其所遺蠹國害民之事尚未止息如頻年齋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衣布濫費香蠟之類是也請止照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皆停免繼後神像再不齋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布并香蠟諸佛之勞民者俱量爲裁省庶幾國用少節而於累朝崇報之禮亦未嘗廢也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相傳者以崇恩

真君姓薩名堅西蜀人宋徽宗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學法有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是也又嘗從薩真君傳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于禁城邊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節候歲時皆遣官致祭夫薩真君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靈素輩所附會况近年祈禱杳無應驗今若以累朝創建之故難於廢毀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如此則妄費可少省而邪術可貶矣所謂金闕上帝玉闕

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卽祀今之金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誥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

太宗嘗弗豫藥罔効禱神輒應因大新閩地廟宇令春秋致祭易衣給戶灑掃又立廟祀於京師加封知證金闕真君知誥玉闕真君正統成化年累加號爲上帝每朔望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皮弁冠紅金雲龍朝服近又加平天冠明黃錦綺服其黃服五年一換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夫神之世系年代事蹟本非有甚異也而兄弟竝稱上帝本處既有春秋祀而京師復一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已不貲閩之袍服又數縻人

齋送其僭號旣空革正而妄費亦空節損請仍存閩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得再製若在閩而敝者令府縣量爲修補不必齋送如此則於禮庶不爲瀆而報功之典亦未嘗不存也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真及金玉闕元君者卽二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田爲仁壽仙妃配皆爲仙妃我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封其父爲聖帝母及二配皆以爲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僭瀆一至於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吳國專權弑主之賊殊無功德可錄但緣二徐爲子有一時禱應之功故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號

一切濫祀俱宜罷免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泰山爲五嶽之首廟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王或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

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外有前元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於封內又合祭於郊壇則此廟之祭實爲煩瀆亦乞罷免所謂京師都城隍之神者蓋建國者必設高城深隍以保其民人其制自黃帝始今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廟在京師者謂之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設是

日及節令皆遣官祀夫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况南郊秋祀俱有合祭之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宜罷免議既上

上曰卿等言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真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宜革去帝號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換回焚毀今後福建冠袍每六年一齋送餘如所議行之

每六平一齋並斜收而難行之

燕土以書桂燕氣民麻率時歟回焚燧今於詠表民麻  
靈濟宮祭所於書二斜真吾年其父母妻室業去而  
土曰喉著言吳劉數齋顯聖宮祭告并東懸真旌於對  
師亦宜置免難和上

端取春只南咬妹師於合祭之野限端取并帶今之  
日及前令皆聖官師夫姓對之師非入眾也安有和語

請舉齒冑禮疏

國子監祭酒楊道賓疏曰臣聞

帝王萬世之基必本於儲教而京師首善之建莫重于  
辟雍自虞舜命夔以典樂教冑之禮所自起也迨至成  
周其典始備王之庶子衆子出就外傳築室虎門之左  
師氏教之以考其中雖羣后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  
國子俊選皆得齒于王子及時會于成均以習弦誦學  
樂舞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  
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也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長在也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曰行一物而三善備成周所以爲  
有道之長也秦漢以後廢而不講至唐開元中太子齒



胄于太學詔褚無量講勸而玄宗不往晉元康中太子齒胄釋奠後而燕饗獻頌或禮缺而未備或文縟而無當此皆無足數於今日者我

太祖高皇帝天下甫定首教皇太子諸王于大本堂先後命祭酒梁貞魏觀入而授經講讀之時胄子初命爵者如鄭國公常茂蘄春侯康鋒等皆得分席而居是齒胄之禮

高皇帝實舉行之卓乎與虞周比隆矣我

皇上繼天法祖稽古正學百代禮樂無不明備茲者皇太子正位東宮嘉禮告成而值此三陽開泰乃化日舒長之會萬彙懽洽尤拭目新化之初臣等以爲齒胄之舉正維其時蓋父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孝而因教天下之孝君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忠而因教天下之忠長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讓而因教天下之讓矧諸位初升

先聖先師禮宜展謁則因釋奠之儀以伸敬至便也萬國士紳園橋門觀聽則右文之治爲彌光至盛也千載曠典有仁而行乃一旦斷自聖衷天下仰流法

聖祖而越虞周至宏規也太學有大禮三曰齒胄養老太

射儀皆久廢學幾空名今齒胄首舉諸禮次第可興復古辟雍之舊以重典則垂萬世至遠猷也則行一物而所備者不啻二善惟今日爲然矣臣等備員辟雍職掌攸屬且齒胄儀注國朝儒臣所定載在南雍志者可考而知臣等荷渥恩而逢盛際乃不及時疏

請溺職之罪將安所逃用是不避煩瀆仰干  
天聽伏乞勅下禮部覆覈卽按儀注擬議上  
請擇吉舉行則 國家萬年命脉當由此益培而微臣一  
念曝芹或藉是少効矣

### 燕饗

按古饗禮有四一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禮廣行人職  
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其牲則體薦半解其體  
而薦二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五饗之禮亦有飯食  
酒酌數依命數其牲折俎體解節折升于俎可食亦曰餼烝也升三  
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以牲全體委與之若君  
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  
當不異也四饗宿衛及耆老孤子酒正云凡饗士廢子

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也燕禮有二一燕同姓一  
燕異姓舉之于寢其禮折俎有酒而無飯升堂行一獻  
禮畢而脫履坐飲至醉也故曰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  
惠故饗在朝燕在寢饗有體薦燕有折俎饗有珪璋燕  
有好貨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饗爲大燕爲小而  
先王之於臣下所以嚴其分而通其情者靡不周至如  
此後世法酒之設則過于嚴長夜之飲則過于濫胥失  
之矣

皇明燕饗禮凡四舉歲三大朝賀與郊禮成舉慶成宴是  
也其儀則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  
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  
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

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卿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朝等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禮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上飲訖乃起卽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進酒跪俟

五進羣臣殺其二此禮

祖宗朝時行之近年以來卽三大朝賀宴禮爲希濶事奉交之並恐不可廢此典也故文莊言正旦長至免燕可也惟當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賈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不無望一霑惠

請命禮官舉行之可也

文官封贈廕叙之制

制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

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在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沒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竝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母原有官旣沒而因其子孫受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竝加太字若已沒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

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娼優婢妾竝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賊私者竝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封授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其已授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再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者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比例廢叙之例五其一用廢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有等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旁廢其親兄弟子孫又無旁廢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旁廢者皆於應叙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廢其子於正三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閘壩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廢一人年二十五歲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

實用編卷六 禮集六 卷六  
都指揮使狄崇等言妻阮氏等沒乞封次妻何氏等爲  
淑人詔下廷臣李善長等議以爲不可許遂命禮部及  
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  
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沒諸妾不許再立爲妻  
若以禮聘良家爲妻者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  
卽爲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有子者當  
以長男襲父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卹典條例

隆慶三年十二月禮部議上卹典條例一文官祭葬有  
無隆殺之等悉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  
功必躬履行陣春宮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悉遵  
嘉靖中題乞事例其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  
等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葬者給與半葬應半葬給與  
全葬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  
祭葬三品祭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葬三  
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資  
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講讀年久啓沃功多軍旅身殲勲  
勞茂著者恩卹自宜加厚本部臨時議擬請自  
上裁其餘不許一槩援引陳乞一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  
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者有妻止於一壇者恩難  
預擬今後遇有陳乞空本部斟酌議擬請自  
上裁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  
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與妻俱一壇節年所議則  
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壇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

壇原加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  
劾閒住者祭葬俱無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惟加陞  
日淺政績未著者難以預擬本部臨時覈實奏請量減  
一三品官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兼學士贈尚  
書者祭二壇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葬悉如  
舊例一四五品官不得重封故四品官考滿若由六七  
品陞者父母有祭由五品陞者以例不重封遂不得賜  
祭殊爲不均合如前議今後四品官凡經考滿者父母  
雖止受五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例  
陳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霑祭不許  
越例冒請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准  
茲祭一四品以上官本身及父母恩典必由考滿而始

得然有二品三品共歷四五年父母未授三品封有終  
不得霑祭葬之典者三品四品共歷四五年父母未授  
四品封有終不得霑一祭之典者宜并叙年資今後如  
二品三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本身及父  
母俱准與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  
考四品滿本身准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葬父母  
准祭一壇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妄行陳請一內外  
對品例不重封然以先授外封而不得霑內封之祭是  
使均一考滿父母恩典有得有不得亦爲不均今後不  
拘品級凡已授外封及後任京職考滿宜封而例不得  
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葬如不因考滿而蒙恩  
詔授封者非係講讀軍功仍不准給一致仕之臣雖經

實用編卷六 章集六 春官  
論劾既已原其心行無疵優禮致仕則身後恩典理宜  
槩給故

世宗皇帝特照弘治年間例行今後遇有三品以上被劾  
致仕奏請祭葬者悉遵此例如有罪過昭彰公論共棄  
者不拘見任及致仕等項俱照本部前議聽該科叅駁  
本部停寢其被劾閒住遇蒙覃恩槩復致仕者祭葬仍  
不准給不許混奏一被劾聽調功過未明舉措未定相  
應酌處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葬合行准與全  
給或功有可錄過有可原者則功過當先較量所有應  
得祭葬合行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葬至  
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竟照閒住事例俱不准給今  
後容本部悉照斯議具由議擬上請施行一因事革職

而後賜復原職則公論已定宜與以應得恩典如嘉靖  
二十七年例其覃恩槩復者不得援以為例今後自三  
品以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葬若後復職  
銜反優於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聽勘未明身  
故者照閒住例俱不准給一勲臣祭葬除皇親取自  
上裁及悉遵會典外其為事革祭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  
賜祭則例今後公侯伯在內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  
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  
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總兵歷有勲勞者與祭  
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與祭五壇雖掌府事坐  
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管事而被劾勘明閒住者  
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

爵應得祭葬一槩盡削又正德間公侯伯本祭俱三壇  
嘉靖年仍祭二壇今後各照嘉靖間事例以復會典之  
舊一武臣祭葬正德嘉靖間本部所題事例如都督同  
知僉事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三壇錦衣衛都指揮使  
身後贈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壇署都督同知照署都督  
僉事例止與祭一壇宜推例遵照施行一節義以死事  
為難故朝廷加恩有賜祭者有祭而兼葬者有祭葬而  
加贈謚者有祭葬贈謚兼給而復立祠以表之者所謂  
死事如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諍身死國是者  
執銳先登身死戰陣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如此而  
立祠祀之乃足以勸人心維世教近來或有城池失守  
而身殞於奔命戰陣敗衄而軀斃於倒戈者原無死事  
之心施以立祠之典非所以重節義示激勸今後諸如  
此例若憫其喪亡哀其暴露止宜酌量重輕或賜葬祭  
或加增廕以安幽魄至於立祠一節合應慎重必須節  
義激烈真心死事者撫按從實奏來容本部酌議奏請  
建立祠廟其非此類者並從覆寢議上俱從之

謚法

王世貞曰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  
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媿  
而行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袞一字貶而  
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媿  
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  
吳庖義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



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馬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不逮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桀國自謂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

卽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故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身僂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並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鄰飭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卸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 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謚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卽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謚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則日渝矣

議謚疏

禮部侍郎郭正域題爲遵

明旨看議類奏懇嚴謚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互將一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謚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 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謚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于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群議上請奉

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虚心詳議補謚改正毋過苛求

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謚最難而議謚于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謚易今日補謚難得謚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于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叅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證以

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謚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

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  
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  
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  
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  
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  
本張瀚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  
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  
出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  
改之科似太苛刻臣等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安  
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  
疏經帟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  
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  
避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  
補當謚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  
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  
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于  
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偉  
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在原議之  
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  
賞之窮而有謚故謚重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  
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  
從類奏之公評期于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于九原之  
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忤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  
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論自負才畧。頗有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已。嘉靖三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卽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于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嵩為永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辭。欲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卽大同亦為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諉其責于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侈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慚遂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備人白玉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耻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謚恭肅。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逢迎。主于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為感動太息。

留中數月餘。會上有疾煩懣。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謚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謚文安。阿附權相。搏

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

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貳府寺

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視九劾去大臣之賢者十

五人。如葛守禮之類。品本考察廷臣分為三等。以吳鵬

等。留用。鄔懋卿。楊順等為二等。亦留。又考察科道官罷

黜。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被

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

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植。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

甚。嵩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已以懾眾志。本毅然承其指

授。亦借以行其私。允疎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

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

書冊。應奪謚。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一生滄阿。澳忍之

狀。言之令人羞澀。督學山東。受賄開釋。毒殺縣官生員

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子伴讀。晉掌邦禮。苞苴公行。脂

韋卑鄙。畧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

而獨及臺省。勢家妾死。匍匐往奠。會殯。柩已發。遙拜而

回。大宗伯體統掃地。盡矣。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

實錄卷六  
朝集六  
春官  
廿六  
一夕暴卒。為四方傳笑。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謚。溢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謚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伯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朕卽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謚。溢美應改。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

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火燎其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

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

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葺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

穆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並絕。為

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濫。懲貪墨。推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僉都御史。穆卒。榮為志其墓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其寃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其歿也。至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

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携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捶人至死者。言府。孔臨行。欲訐繼



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卧内。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啓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菱藕曆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宗。他日磨勩。內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抗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于天性。猷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

智少貧掃樹葉讀書二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

詔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楊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

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色自如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

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

楊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實具

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

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判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

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怒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

帝思患預防計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為忠臣乎矯

昔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

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飢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損止二檯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具題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

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吳默

原風俗

風俗原者原風俗之本去枝節而不談非謂若原葛天氏之淳龐三代之文質戰國秦漢六朝唐宋之盛衰權謀功利清談佛老世道升降謂日用常行之道反求諸本而已矣蓋本之條目細又繁多不可枚列特姑舉一二大槩者原之亦非謂事不可行而故為其說而喜為此迂謬之談也昔者教胎有法古人常力行之今不行矣故產子多薄脆而少健強智矜愚而復淺嗇短齡厚額氣泛而漓此胎不教之過今宜教之令其母始自有身輒立必正坐不欹行步不疾去邪惡之味遠暴慢之容寒燥適宜食飲有節庶胎完而氣淑子生而才智過人教胎之法可復也昔者童子受書先入小學今不入

矣故才縱而無習志散而少稽耳目惑於見聞性情惰於培植及長而壯縱與性成不可扞格此不入小學之過今宜入之旨擇老成端謹起居飲食動靜語默一出於正者為師教以灑掃應對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授以曲禮孝經使知進退之節立身之本庶童子目見而心習耳聽而氣移薰蒸陶鎔久久成性方入大學是小學實不可不由也往者愚嘗讀韓非子見其文詞深刻讀戰國策見其詞皆變詐乃掩書竊嘆以為昔戰國時人心破害世道澆漓未必非申韓之罪戰國策其亦漢世之罪書乎夫人心亦易蕩矣古先聖王患之恐其流於不善特用禮義以匡維之廉恥以警策之尚恐蕩而易潰流而莫返今韓非及戰國策乃反欲導人心於

深刻駁烈變詐權謀乎司教化者必欲息邪說正人心  
則韓非不當置戰國策不當讀太學藏書室中亟去此  
兩種可也佛氏起於劉漢盛於齊梁世代患之今更盛  
矣至乃捐田啓寺施宅為宮舍肢體為佛徒布金錢為  
佛果燃燈結懺館地儲僧甚至男女雜羣尊卑混處上  
下風靡而不定見聞倡和而隨波此聖學不明異端不  
闢之過今宜百行重聖萬善尊王講六德以智仁聖義  
忠和脩六行以孝友睦婣任恤不出於人倫日用而寓  
天理之微不外於洒掃應對而達聖賢之奧舍是則為  
異端用是即為聖學庶幾砥柱可殺狂瀾異端不可不  
闢異端閉聖學之塗開矣孝弟力田設科者先王意在  
得人為世道計今不設矣故文藝先於器識德行後於  
聲名競藻闡奇修華棄質此孝弟力田科未復耳今若  
盡復

祖宗舊制仍設此科則世道必有匡培人心必有激勸孰  
不為孝孰不為弟又孰不為力田即孝弟力田之人且  
曰吾但學於家其設施可移於國吾但修於身其忠可  
移於君人皆務為孝弟力田矣孝弟力田科一復世道  
豈有不上躋淳龐者乎鄉飲酒禮乃先主所以養老之  
制今者禮文雖具意頗少衰鄙巷華門寵名罕至鶉衣  
不給安望當筵故尊行少賓介之然慈德有獨行之嘆  
今欲禮合先王人惟簡德必不以貧富取擇第於評頌  
名求飲一老使諸老矜行舉一鄉令四鄉感發則執醬  
割牲之遺意先王養老之隆恩當復見於今日矣鄉約

法奉

太祖高皇帝至意天下至今奉行惟謹門到戶諭朔望必講真足稱盛德事但郡國地方遠又窮鄉下戶多恐不能一一徧聽今宜令所在社學小學諸師長每遇朔望畢集童子堂上講說數過務使童子耳聽心悅膠固胸中其於愛親敬長之理如灌如培則將來忠上死長其機自生不假粉飾鄉約法之功也祠廟者先王為捍大難禦大災有功於民也今天下多淫祠異教矣且又往往破害民財鼓舞不蒸倡以冥報之說濟其惑世之心賢智並愚前後齊變今若按所在地方屬淫祠者則不得祀異教者則不得祀但為民捍大難禦大災有功於民者則祀之孝子忠臣貞女烈婦則祀之仍令有

司歲時必祭水旱必禱則入謁者有警心過門者有興起人皆慕效而不敢不為善豈非教俗之一端乎二十四孝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之孝也但其書未設於鄉約人或未之熟讀耳今宜令天下鄉約必講小學社學朔望必講一家之長必講內自家庭外至道路務令人知卧米嘗糞雖扇枕必留其名埋子乳姑即懷橘必傳其孝二十四孝者豈非教天下以孝者耶其他仍有所當禁者當焚者當焚者其新聲艷曲乎蓋新聲淫而艷曲褻淫褻之聲最移人志聽之則風靡見之則心佚今天下郡國閭巷道路田野無不家詞艷曲人賽新聲所以風俗淫鄙所在醜惡實艷曲新聲致之宜盡揭其書焚之可矣所謂當禁者如優人如樂工方今宴會慶賞所

多有者也使其般人奏皆頌可則崇私人心又何必禁禁之者以其枉淫習為雜劇奏俾曲為艷聲祇流蕩人心破傷風俗耳禁巧匠者以其刻楠雕楹層臺疊戶土木病之鏤玉鐫金圖花貌獸泉貨病之傳綵緯絨輕絲軟殼蚕桑病之榻帖臨碑貨名鬻古圖書病之揉磁矯竹藥鉄薰銅器物病之是萬物之病係於一人巧異相傾起於一手巧匠不禁奢將無所底止乎又有所謂園師者則墮壞地理鑽鑿水石盤峰砌栢手造林巒染華耗草木之功織檻損禽魚之性懸亭附壁寄館臨淵攬星雲於竹嶼蘭汀殢烟雨於松房桂漠觴行水至飲散花留使遊者忘歸覽者忘倦竭神情於雅燕荒歲月於流連侈俗破財無茲為最園師不禁

蠹將其奈何乎至如婦人女子則令其讀內則與之講列女傳使知前代婦容女德識所嚮往不然既無方之解說又無保姆儀刑必致淫佚敗度習性粗愚失內教矣以上所謂風俗之原者也上古之人行之故其風俗龐厚今之人不所以風俗漓薄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之時雖歷年有今古之殊世道有淳漓之運不古氣化應之使霸者之竅不鑿何有乎戰國秋使功利之說不開何有乎權謀術數乃自作之自犯之自合之自離之總之人心厭古而自欲立奇已不欲同人而喜於立異且去古愈遠而於古道愈離古道愈離人心愈變誠欲法古之人反古之道舍是恐無繇矣

三

卷

六



喜於立異且夫古愈遠而  
 之自驕之懸之入以類古而自然之音也  
 之於人其味之遠不開可自平蠶絲漸幾其自新之自  
 圖書初又古者其出愈之漸澤者之遠不盡可自平蠶  
 歸於一人之古者其出愈之漸澤者之遠不盡可自平蠶  
 風書今者所趨也何以風谷斷載今之人明古之入古  
 矣必也所趨也何以風谷斷載今之人明古之入古  
 惟其又無之也何以風谷斷載今之人明古之入古  
 候文辭對味而為言也何以風谷斷載今之人明古之入古  
 高其其奈向乎至味歌入女子限令其書由限與之



